

吴淳邦 著

晚清  
讽刺小说的  
讽刺艺术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艺术

〔韩国〕 吴淳邦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 202 号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责任校对 马金宝

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艺术

〔韩国〕吴淳邦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永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字数 147,000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309-01292-5/I·101

定价：8.00 元

## 序

讽刺小说流行于清末短短十年之间，盛极一时，其产量之丰，现在难以数计，其中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四书表现尤为出色，一经问世，即深受世人重视，而所获得的学者之注意，远过于同时期的任何小说，堪称为晚清四大讽刺小说。

1917年3月在《新青年》杂志上，钱玄同曾将《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与《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为近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六大著作，稍后胡适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将《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三书称为彼时讽刺小说的代表作，由此可见当时学者对此四大讽刺小说之重视，可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谴责小说”一辞，概括晚清讽刺小说的特征，与讽刺小说区分，别树一帜以后，评论晚清讽刺小说的学者大都承认鲁迅的论点，因此谴责小说一辞遂成为晚清讽刺小说的代名词了。

民初以来，由于通俗文学的受到重视，以古典小说为研究专题的，更不乏其人，而且也颇有成绩。可是，以讽刺文学的观点来探研讽刺小说的学者，仍然少之又少，据笔者所知，其中较有成绩的，在综论中国讽刺小说的演变方面，近人乐蘅军先生的报告《明清的讽刺小说》一文，论述较为广泛；至若张宏庸的《中国讽刺小说的特质与类型》，则采纳西方讽刺观念，扩充中国讽刺小说的界说，分析论证，亦堪称详审精辟。可是，两篇文章皆以短篇论证全体中国讽刺小说，其分量不够，而且也很少有从讽刺文学的角度专论中国讽刺

小说者，所以激发笔者在讽刺小说方面研究的兴趣，笔者认为鲁迅所持的讽刺看法虽有独到之处，但他所说的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区别则大有商榷的余地，因此，笔者根据古今中外的讽刺观念，先立中国讽刺小说的界说，并由此讨论谴责小说应归于讽刺小说的理由。所以，笔者在此认同下，以讽刺观念为主，分析晚清讽刺小说所共有的讽刺艺术。然而晚清讽刺小说数量众多，仅以晚清四大小说为例，已长达 179 万字，若一一讨论，势有所难，而且其中有未尽属讽刺之笔者。因此，遂将分析对象局限于晚清四大讽刺小说所共有的取材对象与讽刺技巧，以探究晚清讽刺小说的核心所在，用以发掘作者们匠心运用讽刺技巧的特点。本书计分成五章，其大要如下：

## 第一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定义

本章特别采纳亚瑟·帕勒得 (Arthur Pollard) 等的西方讽刺观念，讨论何谓中国讽刺小说，作为判断讽刺小说的客观标准。

## 第二章 晚清讽刺小说的兴盛原因与其代表作

第一节按照时代顺序简略探讨中国讽刺小说各阶段的演变概况。第二节与第三节从时代社会的角度出发，务期能寻出晚清讽刺小说所以产生的外在因素。第四节简介说明作为本书主要分析对象的晚清四大小说。

## 第三章 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对象

本章以晚清四大讽刺小说所共有的讽刺对象为分析对象，以其社会身份与行为特点来归纳十大类型，然后讨论作家讽刺笔锋所指的典型人物的特性与讽刺主题

## 第四章 晚清讽刺小说的理想人物

由于中国讽刺小说受到传统美刺说的影响,因此在攻击贬抑人生社会中各种黑暗人事的同时,它们也注重塑造理想人物,以寄托作者的希望。因此,本章研讨晚清讽刺小说中理想人物的特点,藉此讨论理想表达方式与由此产生的讽刺意义。从第三、第四章的分析结果,可以了解作者所指的讽刺方向与作者颂扬贬斥的客观讽刺标准。

### 第五章 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技巧探析

鲁迅曾以“谴责小说”一辞来概括说明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风格。本章试图采用布斯(Wayne C. Booth)的叙事理论,以说明与呈现两种叙事模式,来解释直斥与婉曲两大讽刺风格所产生的原因与其主要表现手法,本章针对晚清四大讽刺小说所共有的讽刺技巧,研讨其写作艺术,并由此窥见主观说明叙事技巧与悬殊的譬喻、尖锐的对比、突现的夸张、强调的反复等独特的客观呈现叙事技巧所产生的谴责直斥性讽刺风格。

结论 根据以上的讨论作一简要的总结。

本书原为我的硕士论文,其中第一章中的“中国讽刺小说的定义”,曾在“古典文学第一届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载于《古典文学》第七集),第二章则以“晚清四大小说的讽刺对象”为题目在政治大学中文系所主办的“晚清小说专题研讨会”上发表(载于《汉学论文集》第三辑),第三章中的“尖锐的对比”曾在《中外文学》第十五卷第四期上登载,而且本书1989年5月4日曾蒙辅仁大学王静芝老师的热忱推荐,获得台湾省文艺家协会所颁发的中兴文艺奖章文艺理论奖。可是,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对中国讽刺小说的有些概念稍微改变了,因此,本书里面补充加进了后来改变了的有关章节;第一章讨论中国讽刺小说的定义时,加上了理想部分与

讽刺技巧的两面特性。第四章专章研讨晚清讽刺小说的理想人物与其讽刺意义。第五章则想要尽量避免主观评价,所以从布斯(Wayne C. Booth)的两种叙事模式的角度分析研讨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技巧,又说明解释晚清讽刺小说如何产生其独特的讽刺风格与其风格特点。

1980年9月,我当完兵退伍后就到台湾去留学,当两年军官积存了1500美金,这就是我手中唯一的经济基础,在这种经济生活不稳定的状态下,只持一片丹心求学,飞去台北,携妻带子苦游他国,而且学校要求学业上的各种训练,当时语言尚未适应,上课时碰到种种问题。加上中文研究所要求外国留学生得要补修大学部二十七个学分的必修课程,我们外国留学生在硕士课程当中,起码要修七十个学分的课目才能毕业。而且辅仁大学没有博士课程,当时台湾地域只有五个大学设置博士班,考取博士班,本校出身的学生也难,外校出身则难之又难,不必再说,竞争实在太激烈,这种种不稳定没保障的环境使我坐不安席,更努力用功。第三年的每个学期仍然修十个学分,第二学期又要通过两次毕业考试,因此要毕业,起码四个月以前论文告成,才能准备毕业考试与博士班升学考试,我已经排好了背水阵,第三年定要毕业,这篇论文是在时间上精神上这么匆忙没有余裕的状况下写完的,我们夫妻两人一起攻读硕士,还得带一个小孩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台湾留学生活真是经济与时间上实在很痛苦的期间,但我们仍然很想念当时苦闷但努力学习的留生活,仍然追想当时同苦同乐的同学朋友。

本书原是我的硕士论文,从确定选题、通过提纲到最后写作成文,始终承蒙导师叶庆炳老师的悉心指导,至为感激。在西文资料方面,幸蒙辅仁大学外文系康士林(Nicholas Koss)教授多方指点;辅仁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司书张慧珠、好友张女权,在撰写过程中一再协助;本书得以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实蒙复旦大学的邵毅平教授的尽心联络和杜荣根先生的全力支持;特此一并敬致谢

也,又自揆学识疏陋,谬误之处,定然不免,尚企先进同好割切指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吴淳邦 谨志于梅花书屋



# 目 录

序 .....	( 1 )
<b>第一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定义 .....</b>	<b>( 1 )</b>
第一节 讽刺的基本性质与讽刺对象 .....	( 2 )
第二节 写作动机与讽刺目的 .....	( 4 )
第三节 理想与讽刺 .....	( 7 )
第四节 讽刺技巧的两面特性 .....	( 11 )
<b>第二章 晚清讽刺小说的兴盛原因与其代表作 .....</b>	<b>( 21 )</b>
第一节 晚清以前讽刺小说的演变 .....	( 21 )
第二节 晚清讽刺小说的时代背景 .....	( 24 )
第三节 晚清小说理论的主趋 .....	( 26 )
第四节 晚清讽刺小说的代表作 .....	( 30 )
<b>第三章 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对象 .....</b>	<b>( 37 )</b>
第一节 视财如命的贪官污吏 .....	( 37 )
第二节 名利兼收的虚伪清官 .....	( 41 )
第三节 不学无品的昏官贖吏 .....	( 44 )
第四节 苦酸潦倒的穷官小吏 .....	( 48 )
第五节 刚愎无情的酷官虐吏 .....	( 52 )
第六节 废弛军纪的怯将弱兵 .....	( 57 )
第七节 丧权辱国的王公大臣 .....	( 61 )
第八节 热衷功名的科举奴隶 .....	( 65 )
第九节 狡猾奸诈的狐群狗党 .....	( 69 )
第十节 趋名问誉的名士才子 .....	( 74 )



## 第一章 中国讽刺小说的定义

讽刺源始于人类对生存的社会现况、风俗习惯，抑或某人某集团做人处事态度的不满，但一时又没有能力做直接地改革或修正时，以机巧隐讳的言语文字，旁敲侧击地指摘事实的真相，以达到引起被讽者觉醒的目的，此便是讽刺的起源。这种以持有强烈现实批评精神为前提的文学传统，中国早在诗三百篇的创作时代，即已开其端绪<sup>①</sup>。但是，讽刺理论的建立与发扬，却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那是经由孔子兴、观、群、怨等儒家论诗、春秋列国朝士聘问引诗赋诗以言志的传统，为这种讽刺理论衍其绪，而推扩强化了诗之实用与教化功能的一面。及至《毛诗序》一出，以美刺与风、雅、颂、赋、比兴六义相比附，专以美刺来说诗，因此诗似乎只是为了“美刺讽谕”而存在。毛诗序这种极端狭隘的观念，正是以政治教化为依据的讽刺诗说的极峰。此后以美刺比兴为论诗标准的讽刺理论，虽代有消长，却始终未曾衰歇<sup>②</sup>。由此可见，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讽刺观念，其历史悠久，且不单纯。可是中国各种文学体裁中，讽刺小说算是起步最晚，到清代才成为长篇小说类型中的一个主流派。为了给中国讽刺小说做一个较明确的界定，本文一面探讨中国固有的讽刺理论，一面尚希望能援引有关西方学者已研究多年的讽刺理论，以收比较或参照之效，并借此以丰富充实中国讽刺小说的理论。当然，将西方独特文化中某一特殊时空背景的文类移植到东方，此种探讨或许有移橘为枳的风险，况且讽刺一词在字源与基本观念以及惯用手法等方面，中西双方有所出入。可是就大体来看，讽刺算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古今中外都有讽刺文学，只是其

发展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为了给中国讽刺小说寻找更好的界说,通过中西讽刺说法的比较,更能窥见它的真相。

## 第一节 讽刺的基本性质与讽刺对象

朱文纳尔(Juvenal)提到讽刺作品的题材范围说:“任何题材都有被讽刺作家利用的可能。讽刺作家不关心事物的本身,而是关心人们对事物的态度。”<sup>③</sup>讽刺小说的题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各种人事与社会制度,可是朱文纳尔特别强调人物在讽刺作品中的重要性,讽刺作家主要以人物为讽刺对象,事物与制度本身并不引起讽刺作家的关心;它们与人生发生关系时,才成为讽刺题材,所以他更具体说明:“凡人之所为——誓约、恐惧、忿怒、欢心、乐事、职业——都是我们小书的纷杂题材。”<sup>④</sup>讽刺作家的描写对象就是人的所做所为,以及与其有关的事物与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可是讽刺作家并不关心整个人事,而是对于人事中的某一面异常敏感,鲁迅曾经指出:

它(笔者案:指讽刺)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sup>⑤</sup>

讽刺作家所关心的事情,并非人生社会的光明面,而是丑陋、荒谬等黑暗面。这些反面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于现实社会,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了,因而不大注意或忽略过去,所以讽刺作家需要敏锐的观察眼光,将这些不合理、不道德的种种问题揭露出来,透过作品,提醒读者注意。然而任何反面现象都可以成为讽刺小说的取材对象吗?讽刺作家虽然主要取材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人事,但这些题材成为讽刺对象,仍需进一步的条件。孟瑶说:

讽刺小说的难处有二：一、作者笔锋所指的讽刺对象，必须是一种值得批评或应该打倒的恶势力。（譬如《儒林外史》中讽刺的最厉害的便是那为害不浅的举业。）否则捉一两个“自己”所不惬意的人或事，来讽刺讥嘲一番，其结果只不过变成了私人的攻讦，不足以入讽刺小说之列。二、作者在字行之间必须有力量使读者明白，他之所以将这对象予以讽刺的理由，那理由也必须是光明正大的真理。<sup>⑥</sup>

此段指出讽刺作家应该脱离私人情感的好恶，站在公正的道德立场，操持光明正大的理由，将值得批评或攻击的各种恶势力，当作讽刺对象。因此讽刺作家通常取材于人在社会上的行为与人性的弱点，例如欲望所造成政治社会上各种的腐败堕落、社会地位与行为之间的矛盾、矫饰、以及残暴、荒唐、卑劣等人性的缺点。所以讽刺作家描写讽刺对象时，并不颂扬赞美，而是尽心构思揭发其过失缺点，予以指责批评，因此鲁迅曾经指出一般人对讽刺所持的反面看法说：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sup>⑦</sup>

讽刺作家眼看各种人生社会的腐败现象，以强烈的道德使命感来批评指责，故讽刺可算是一种攻击。就讽刺的这种性质而言，讽刺并不是美德。因为讽刺作家以人生社会的黑暗人事为讽刺对象，进行批评攻击，所以从被攻击的讽刺对象的立场来看，往往更为难堪或不快。一般人也以为专门揭发别人隐私的讽刺，并不是好事。

讽刺作家主要关心人事的黑暗面，其笔锋带着强烈的攻击性质，我们从讽刺的传统字义上面，可以找到讽刺的这种特性。《说文解字》云：“刺，直伤也。”可见“刺”的原意就含有攻击伤害之意。《战国策·齐策》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高诱注说：“刺，举也。”《文心雕龙·书记》篇也说：“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刺字引申出揭发、表露之意，且其揭露的内容并非好的一面，而是对方的缺点，就是

以揭露某些人事的缺失弱点来攻击指责，因此刺字又引申出指责、责难之意，正如《诗·大雅·瞻卬》篇：“天何以刺”，朱熹《诗集传》所解释的“刺，责”，就是此意。由此可见刺的字义已经说明讽刺的基本性质。所以亚瑟·帕勒得(Arthur Pollard)从不同文类的比较中，找到讽刺的性质，他说：

例如爱与死的经验，都是由于本质上很宏大，而超出了讽刺文所能及的范围。在喜剧与悲剧中，这些经验也许被庆祝、被赞扬。但是讽刺文并不赞扬，它只有贬抑。<sup>⑥</sup>

所谓“贬抑”，就是讽刺文学的特性，也就是讽刺小说的基本性质。刺的字义所说的“揭露”与“指责”，即指讽刺的攻击方法，也就是帕勒得所说的‘贬抑’的具体表现方法。总而言之，讽刺作家应抱持强烈的道德意识，取材于人生社会的不合理、不道德，作为批评攻击的讽刺对象。讽刺小说通过揭发或责难的方法，将其贬抑的基本性质具体呈现出来。

## 第二节 写作动机与讽刺目的

讽刺小说虽然以揭露指责来攻击讽刺对象，其性质在于贬抑，但是其写作动机并非出于诋毁别人。鲁迅曾经提到讽刺应该出于何种写作动机：

讽刺作家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sup>⑦</sup>

讽刺之举实出于热心关爱，讽刺作家透过暴露、责难等攻击方法，乃希望讽刺对象知过迁善。有这种热情善意的写作动机，才能写出理想的讽刺小说。鲁迅以写作动机与讽刺目的当作判断讽刺的一种标准，即具有热情善意的写作动机与改善求正的写作目的，才算

是讽刺。这种标准可以拿来当作讽刺小说与黑幕小说的分类界限。因为这两类小说都以贬抑为基本性质，揭发人生社会的黑暗面，如果没有讽刺动机与讽刺目的，则变成冷嘲毁谤的黑幕小说。讽刺小说虽然以揭发恶行、责难愚蠢来贬抑讽刺对象，但攻击贬抑并不是讽刺的最终目的，讽刺作家反而满怀怜悯善意的热情，希望透过作品而吐露强烈的道德意识。换言之，虽然表面上批评贬抑各种黑暗人事，其实骨子里希望能够达到阻遏恶行、改正过失的讽刺目的。正如《斩鬼传》烟霞散人自序所说：

明哲者又安忍坐视而不思超度哉？故作是传者，具一副大慈悲心，行大慈悲事，盖以继王政之所不及，而欲效明王佛，使人知所畏而为善也。<sup>⑩</sup>

烟霞散人书中描绘各种世间恶鬼，寓托人类种种丑行劣迹，严厉指斥各种人生的不良癖性，使钟馗斩除这些丑陋人性的化身，谴责直斥的语气溢露于篇幅上面，但其写作宗旨却出于超度众生的大慈悲心，要使人们改正恶行，畅明王法。每个讽刺作家都有这种写作宗旨，所以有的作品虽然处处揭穿了各种恶劣现象，露出了怨愤之情，但其意图在改革，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勤庐序云：

吴趼人又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他见了当时政法的紊乱、家庭的守旧、官僚的万恶、社会的腐败，忧愤极了。可是他怀才不遇，心存救国，却无其位；意欲振俗，而无其术；悲恨郁结，无所发泄，遂作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鸣不平。……全书的作意，在表面上看来，无非要使人们知道社会虽是龌龊到极点，吾们却仍须洁身自好，不可沾染一些，与他同化；在背影里看来，他却希望众生抱着救世的宏愿，人人怀着建设改造的态度，要有“众人皆浊，惟我独清”的心志才是。<sup>⑪</sup>

吴趼人人生当晚清乱世，深切痛恨当时政治社会的各种腐败黑暗，心怀悲恨，遂发愤著书，将他耳闻目睹的种种怪现状都揭露出来，并加以攻击贬抑；但其用心则在藉此警戒人们不可与那些恶行劣迹

同化，希望改正恶行、振俗救世。《官场现形记》藉着书中人物甄阁学胞兄的梦游，说明写作意图：

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国。然而中国四万万多人，一时那能够统通救得。因此便想到一个提纲挈领的法子，说：中国一般的人民，他们好像生来都是见官害怕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为此拿定了主意，想把这些做官的，先陶镕到一个程度，好等他们出去，整躬率物，救国救民。……原来这部教科书，前半部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如今把这后半部烧了，只剩得前半部。（《官场现形记》六十回）

《官场现形记》虽以暴露官场的丑恶败行为主，但是揭发黑暗的目的，正是要他们知过必改，教导他们做好官，亦即改正官场时弊，以达革新政治社会的目的，因此《官场现形记》忧患余生序说：

如颊上之添毫，纤悉毕露，如地狱之变相，丑态百出。……而吾辈不畏强御，不避斧钺，笔伐口诛，大声疾呼，卒伸大义于天下，使若辈凛乎不敢犯清议。<sup>⑧</sup>

这些讽刺作家虽然主要以揭发、责难来批评贬抑讽刺对象，但攻击贬抑并不是写作的主要目的，乃欲通过这种讽刺笔法，收到教化与警戒的效果。《毛诗序》所说的“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闻之者足以戒”，早就注意到讽刺的这种效果，而且刘勰讨论谐谑时所说的“抑止昏暴”、“意归义正”、“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也指出更广的讽刺目的。虽然有古今与文体之别，这种说法都一样，因此，闲斋老人序也指出《儒林外史》的讽刺目的：

故其为书亦以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sup>⑨</sup>

正如前引《斩鬼传》自序所说：“使人知所畏而为善也。”又如《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痛恨种种矛盾与腐败，笔伐口诛丑态百出的官场，



其实讽刺目的就在伸张大义、革新官场。讽刺作家虽然对于人生社会的各种不满现状，异常敏感，感时忧国之余，发愤著书，通过揭露、指责等方法，攻击贬抑值得批评的恶势力，可是他原本抱着对社会众生的热情关怀，为了改正、超度人生的过失缺点，才透过作品去责难邪恶、揭露愚行，藉此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己本来的面貌，从贪欲愚昧中觉醒、脱离出来，希望能够达到知过迁善、革新社会的讽刺目的。

### 第三节 理想与讽刺

讽刺作家透过作品去责难邪恶、揭发弱点，专以这些攻击方法来贬抑讽刺对象，而且由此可以衬托出讽刺宗旨，可是中国讽刺小说并不只是靠着这种贬抑性质进行写作。中国传统讽刺的根源来自政治礼教的实用观点，这种讽刺观念的理论依归，从《毛诗序》可以找到。它撷取了孔子论诗的实用观念，总结了春秋赋诗讽颂的实际应用传统与《春秋公羊》、《谷梁》两家常用的褒贬、美刺的史家批评传统，来总括讨论诗歌的实用价值与功用。《毛诗序》将诗的六义解释说：

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虽总论六义，但其旨却不离美刺，美就是歌颂，赞美，刺就是贬抑、讥刺。郑玄的《诗谱序》也有同样的论调：“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